

悠悠南瓜情

□木 南

“成熟金红窠皱起,腹中粒粒子儿藏。”朴实无华且饱含着天然雨露和庄稼气息的南瓜形象跃然纸上,栩栩如生。

南瓜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,它产量大、易成活、营养丰富,在瓜菜半年粮的20世纪70年代深受人们的青睐。它的生命力极强,不择土壤,不选地形,田边地角,只要藤蔓有地方攀延,见缝插针都是栽种的好地方。暖柔的春风轻拂大地,南瓜便可以下种了。朗朗的阳光照耀着,细细的春雨滋润着,嫩苗儿很快就钻出了泥土。春天润物细无声,不知不觉中这些柔弱的小苗长出了宽大的绿色叶子。爬藤是南瓜藤蔓必做的功课,旺盛的生命力催生长长的南瓜秧苗不断向外拓展,那宽阔的叶子挨挨挤挤,把地面盖得严严实实,叶子的背面,颜色浅浅的如桑麻。而毛茸茸的嫩尖在前行中不畏艰难,遇到树枝或者竹竿紧紧抱住持续往上攀升。远远望去,只见一条条南瓜藤铺满地面,不论是匍匐在地的,还是攀附在篱的,都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盛夏是南瓜苗开花的季节,一朵朵喇叭状的淡黄色的南瓜花也陆续盛开,恣肆张扬的南瓜花迎着太阳微笑,悦纳下所有的阳光,盎然的绿意间点缀了无数明黄的花朵。按捺不住前来撩拨的风儿把南瓜花逗得花枝乱颤,引来了蜂蝶狂舞,穿梭其中,或亲吻着花瓣,或探身于花蕊深处,乐此不疲。童年时,看着那些明艳的花朵,小伙伴们忍不住想采摘,都给大人们制止了。

葱茏一片之间,花开花谢,瓜蒂处一颗颗绿绿的小南瓜悄悄地冒了出来。秋意渐浓,南瓜也是越来越多越长越大,青绿而光滑的外表泛着生命的光泽。慢慢地,南瓜身上平添了深绿的花纹,又经阳光的炙烤,逐渐变成橘红、浅黄的突起,最后呈现出古铜色,而淡淡的白粉犹如岁月的风霜洒满了一身。人们也不急着采摘,因为南瓜是不怕老的,它越老味道越醇厚。农人们一边收拾着收割后的残局,一边进行着新一轮的布局谋篇。待这些都结束时,生产队便组织社员开始采摘那些硕大丰满的南瓜,然后按照工分收入及人口进行分配。分到南瓜后,母亲把南瓜堆在屋前继续接受阳光雨露,据说这样处理南瓜更甜。

童年时最常吃的是南瓜粥。冬天的早

晨,北风呼呼,我们躲在被窝里不愿起来。而母亲早就起床把南瓜削皮、切块,和着玉米面一起放进锅里熬。纯粹的玉米糊糊是难以下咽的,但是放入了南瓜后,又热又甜的糊糊居然成了美食。每次喝完,暖意融融,寒冷被驱逐得四处逃逸。现在想来,依然觉得那么温暖和温馨,这岂不是有种张爱玲说的“暖老温贫”的感觉?

产量大、易成活、营养丰富的南瓜在荒年可以代粮,故又称“饭瓜”“米瓜”。南瓜很早以前就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了,清朝的高士奇撰写的《北墅抱瓮录》中有记载:“南瓜愈老愈佳,宜用子瞻煮黄州猪肉之法,少水缓火,蒸令极熟,味甘腻,且极香。”做南瓜如当年苏东坡做“东坡肉”一般,这样的火候,味道也是极好的。民国作家郑逸梅很欣赏南瓜饮食文化,并作了详细介绍:“瓜什九为扁圆形,间有垂垂而长者,表皮粗陋异常,瘦瘠累累,食必削去之。取其瓤肉,和于粉中,并以豆沙为馅,可制南瓜团子,以充点心,殊耐饥可口也……”文学界的知名“吃货”汪曾祺对南瓜也是情有独钟,他在《昆明菜》一文中写道:“玉溪街里有一家也卖蒸菜。这家所卖蔬菜中有一色rang小瓜:小南瓜,挖出瓤,塞入肉蒸熟,很别致。”几十年过去了,他对昆明的“蒸小南瓜”念念不忘。而如今的食品超市里,也有各类精致的南瓜食品,成了孩子们的最爱。饭局上的南瓜饼或是清蒸南瓜,让人们频频举箸。炒熟后又香又脆的南瓜子更是人们茶余饭后喜欢的小零食。

南瓜温慈敦拙,造型古朴典雅,深得历代艺术家的钟爱。晚清时期著名国画家、书法家吴昌硕以南瓜为题材,笔墨酣畅。瓜叶以大笔挥就,厚重茂密;藤蔓纯用篆籀之法为之,屈曲盘桓;南瓜圆润饱满,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。南瓜也是中国近现代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喜爱的题材之一,画作瓜藤缠绕盘桓,一幅生机盎然的农家小院里的场景描摹得惟妙惟肖,充满了自然人文气息。

“秋光无限好,瓜是老来红。”南瓜从生长到结果,默默奉献着它的全部,这是大自然的丰富馈赠,我们尽情感受着生活中这份平淡而绵长的幸福时,童年的那段美好记忆再次轻轻袭来……

人生驿站

当年淮河筑大堤

□张 垣

年尾整理书报,翻阅一本袖珍红宝书《为人民服务》,见封三留有文字:最高指示,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。张垣同志,你们以参加集体劳动为荣,虽苦犹乐。淮河入江水道工程汜水营朝阳连,1969年12月5日。下面还盖着“宝应县汜水人民公社朝阳大队革命委员会”圆圆的红印章。赠言把我带到冰天雪地却又热火朝天的修治淮河的工地,往事如放电影一般历历在目。

早在20世纪50年代读小学的时候,我就从地理课本上知道中国有一条淮河,人称“坏河”,不是旱,就是涝,两岸百姓吃尽了它的苦。幼稚的我庆幸自己落地时辰好,没有生在淮河边,但我突发奇想,将来当个水利科学家,做新时代的大禹,为百姓们修好淮河。1960年夏,即将初中毕业的我,毅然选择江苏省南通水利学校作为第一志愿,如愿以偿录取,决心红在水校,专在水校,3年毕业后奔赴治淮工地大干一场。岂知水校是1958年创办,根据当时“调整巩固充实提高”的八字方针,南通水利学校停办,我转学到家乡高中后考取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,与治淮失之交臂。

我们本应1969年7月大学毕业,因“文革”推迟分配。1969年冬,正盼望毕业分配的我们,恰逢毛主席发出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号召。那时有“毛主席挥手我前进”的豪言壮语,我们打起背包雷厉风行奔赴高宝湖畔,融入淮河入江水道工程汜水朝阳大队民工阵营。虽然我知道不是去圆水利专家梦,而是挑泥筑堤当民工,但心里也挺激动的。

那年冬天特别冷,西北风如刀子一般地刺人。我们从扬州师院的大楼里一下子扎进茫茫芦苇荡,住进了如同京剧《武家坡》、黄梅戏《天仙配》中寒窑式的芦苇窝棚,也如当年的陈朝玉从崇明越江北沙开荡时搭的环洞舍那样,进进出出都要弯腰低头。地上铺着稻草,一个窝棚住5人。我们打开背包,一字儿排开打统铺,晚上5个人挤一块,起身时一不小心要踩着人。北风往往通过芦苇钻进窝棚,冷飕飕的。我睡在道口边,一不小心被人踩,好梦常被惊醒,难得一夜睡个囫圄觉,感冒乘虚而入侵犯我,我只得蒙头睡觉。至于伙食,我们与当地的民工同样待遇,一月60斤大米,都是当地刚刚脱粒的新米,可以放开肚皮吃饭。但菜太简单了,几乎顿顿大白菜,清汤寡水漂几滴油花,只是在周末开荤吃顿红烧肉打牙祭。一些城市里出生的同学难适应,我土生土长农村,从小吃过苦,习以

为常。

治淮工地实行军事化。一到工地,就如学生开学时发到课本那样,营部发给我们一根扁担两个竹筐,就是我们的新课本。7点半就浩浩荡荡开进工地,平地上插锹,为淮河开一条深十几米长几十里的人江水道,让淮河与长江握手,以此解除淮河的旱涝灾害。如此大的工程让我赶上了,我这个水利新兵暗自下决心一定好好干。我们的任务除了挑泥还是挑泥,可难坏了那些城里生城里长肩不能挑担、手不能提篮的白面书生,挑着泥担如扭秧歌一样直晃荡。我虽然比他们好一点,但百多斤的泥担压上肩,几个来回后也气喘吁吁扭起了秧歌。老民工见了叮嘱挖泥的少装一点,手把手地教我们左右手一前一后拉住筐子绳,步子迈得小一点,左右肩随时换肩挑,可缓解疲劳。我努力仿效,掌握了这个要领,左右开弓与秧歌队拜拜。还放下大学生架子,向贫下中农学习,边挑边哼小曲,边打号子,自我感觉轻松了点。每天晚上洗脚时,大家还比着有多少泡,随着时间的推移,泡越来越少,还结了茧。可是要从几米深的沟里挑着泥担爬两层楼高的坡,两腿又不听使唤了,于是口念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”的毛主席语录,得到了力量,一次次挺过来,情不自禁感到自豪。

当时,对于大学生来讲,最重要的是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,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。带队的工人宣传队队长一再为我们敲边鼓,因此我自觉地拜贫下中农为师,虚心学习他们的优秀品德。我拜了一个小我6岁的小胡为师,白天我跟他并肩作战,别看他个儿比我矮,但力气比我大,挑的泥比我多,我说要向他好好学习,他却腼腆地喊我大哥说:“我文化低,小学还没毕业,应该向你大学生学习!”“好,咱们互相学习吧!”于是,一到晚上,小胡钻进我的窝棚,向我问这问那学文化,我也跟着他学唱用老淮调演唱的毛主席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号召,到白天挑泥时唱着鼓劲呢!

两个多月的挑泥筑堤的民工生活,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。虽然朔风吹黑了我的脸,但压出了铁肩,也炼红了我的心,使我学到了课堂上难于学到的东西。这年我被评为五好战士,出席了扬州专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,还作了典型发言,此发言后来还化为铅字登了报。当年养成的艰苦奋斗作风,一辈子受用。



生活百味

烤红薯的秦大爷

□周祖斌

晚上在街头散步,突然飘来阵阵温软香甜的气味,闻香寻去,不远处的人行道旁看到了一个卖烤红薯的大爷。买了个红薯品尝时,我随意和大爷聊了起来。

大爷姓秦,山东临沂人,今年65岁。秦大爷小学没上几年,年轻时在建筑工地上卖苦力,人辛苦,却挣不到几个钱。一次偶尔机会,他在市区看到卖烤红薯生意不错,便萌生了转行的念头。不经意间,他在市区做烤红薯生意近30年了。

秦大爷每年农历7月份从老家来南通卖烤红薯,到来年开春回去,做七八个月的生意,往往比原先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一年挣的钱还要多。

秦大爷每天上午10点多出门,晚上10点多回家。白天不能在道路边设摊,他便骑着电动三轮车在街头上转悠,有生意时就停下来。偶尔也会选择在人流多的地方停留片刻,看到有城管来时,秦大爷就会主动离开。晚上主要在圆融广场边和荷兰街夜市边设摊招揽生意。

烤红薯关键是掌握好火候。红薯放进铁桶里,一般40分钟左右烤熟。红薯不能烤太焦,不然称不出分量,卖不出好价钱;也不能烤得夹生,顾客会有意见。

秦大爷买进红薯都会挑选品质好的,这样才能保证顾客吃到的烤红薯味道好。他卖的烤红薯8元一斤,一般小的红薯3到5元钱一只,大的红薯7到8元一只。其他烤红薯人往往卖10元一斤,最贵的卖14.8元一斤。顾客



夕阳红

少年同窗黄昏美

□黄文成

一提起曹国钧、姜汉兰夫妻,三星镇平山村20组的村民们便伸出大拇指称赞:“这是我们村里的恩爱夫妻,一年到头和睦睦,恩恩爱爱。对邻居团结友爱,见人有困难就帮,见老弱病残者就送温暖。”

然而,这是一对特殊的半路夫妻,他们的故事得从50年前讲起。

小学同桌

姜汉兰小时候住在二甲镇头桥村。曹国钧小时候住在二甲镇余西村,比姜汉兰大一岁。他们十一二岁时在七甲小学(国强与二甲交界处)读书,是同桌。上课时一起听课、写字。下课时,他们天真烂漫,捉迷藏,踢毽子、造房子……

1953年,他俩初中毕业。姜汉兰到国强小学读高小,曹国钧到二甲小学读高小。毕业后,姜汉兰上了四甲初中,曹国钧上了二甲初中。初中毕业后,因家庭经济困难,他俩都没考高中升大学,在家跟随父母劳动。

几年后,曹国钧做了小学教师,姜汉兰在海门农业银行当会计。曹国钧经人介绍与农村一姑娘结了婚,生有二男三女;姜汉兰经人介绍与三星镇平山村一个姓陆的青年结了婚,生有二男一女。各家的子女都成家立业,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

悲欢离合

俗话说: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。”正当曹国钧、姜汉兰享受天伦之乐时,曹国钧的妻子于2001年去世,姜汉兰的丈夫于1999年去世。两位老人就像两只老孤雁过着孤独的生活,太阳升起看不到太阳落山,晚上睡了望不到天亮。

有道是“有情人千里来相会”。有一位好心人出现在他们眼前,他既是曹国钧的好友又是姜汉兰的好友,对他俩丧偶深表同情。一天,他对姜汉兰说,小学里有个曹国钧同学你认得吗?姜汉兰说莫不是同桌的那个曹国钧?好心人答:“正是他。近年他妻子病故了,十分孤独,很想找一位心地善良的丧偶女子作伴。”好心人有意将其撮合在一起。姜汉兰心中甚喜,回答:“如是小学同窗可以考虑。”

那好心人就像《西厢记》的“红娘”,马不停蹄地跑到曹国钧家里报喜:“曹老师啊,喜事来了!”

“我能有什么喜事?”好心人将与姜汉兰一番话一五一十转告曹国钧。曹国钧答应找个机会相会一次。

好心人将他们各自的电话号码转告对方,让他们见面互谈。

一天,他们终于约好在二甲汽车站

付款时,秦大爷常把几角钱的零头去掉。秦大爷生意实诚,他摊位上购买红薯的回头客比较多。一天下来,赚个两三百元不成问题。前不久,有个超市搞促销,购物满88元可到秦大爷那边免费拿红薯一只,3天时间,他赚了6000多元。

秦大爷虽然文化低,但脑子很好使。五六年前就开始使用智能手机,并扫码收钱。他使用的电瓶三轮车是自己组装的,电瓶隐藏在车身底下,一般人很难发现。烤红薯用的大铁桶也是自己改装的,他改装的桶,用煤烧,烤熟红薯的时间相对短一些。

秦大爷熟知同行情况,知道市区有20多个烤红薯摊位,烤红薯的人主要来自山东、安徽等地,也有少数本地农村的。每个烤红薯人都有自己的销售区域,一般不会跑到人家的领地去抢生意。

秦大爷说,南通人特别善良、热情,他在城郊农户家租了一间房,好多年前租金是每月200元,房东看秦大爷挣钱不易,这几年一直没涨租金。时常有顾客购买红薯扫码时,会主动多付几元钱,有一位老顾客还送给他一件半成新的羽绒服,让他抵御冬日里的寒冷。

在秦大爷的带领下,他的一位弟弟5年前也来到了南通,跟着他学会烤红薯后,自己摆摊卖烤红薯了。秦大爷的小儿子,原先在老家工作,去年也随父亲来到了南通,当了一名快递小哥。

烤红薯是城市里残留的乡土气息,是原生态的乡村牧歌。在寒冷的冬日里,有了秦大爷他们,这个城市也增添了暖意。

见面。1953年之后分别50年,相互感慨万千,从少儿郎到白发老人,他俩抱头痛哭。

有情人终成眷属。2003年6月,他俩喜结良缘。

从此一个大家庭建立起来,姜汉兰将曹国钧子女当作自己的子女,热情相待,处处为他们着想。她与曹国钧商量后,到海门黄金珠宝行为他的5个子女买了5枚戒指,每枚6000元。当5个子女拿到礼物时,齐声道谢。3个女儿对姜汉兰说:“阿姨,你与我们的亲娘一样好。”曹国钧80岁生日之际,姜汉兰的女儿陆琴带爸、妈去杭州游玩三日,把西湖“十八景”游个遍。曹国钧激动地说: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。生活真幸福、真美好啊!”

妇唱夫随

曹国钧与姜汉兰各有爱好,曹国钧喜欢看书读报,他订阅了党报党刊、综合性文摘《中国剪报》、文学期刊《今古传奇》等,买了“四大名著”,每天有空就读,还记笔记。他笑着对人说:“活到老,学到老。”姜汉兰喜欢书画,退休以后就到海门老年大学学书画。她家住三星镇,上老年大学自己骑自行车。自结婚后,曹国钧用摩托车送她到瑞北村公交车站,乘公交车到海门。上午10点半,曹国钧又早早来到瑞北车站来接她回家。他坚持15年风风雨雨接送姜汉兰上“大学”。

近20年来,姜汉兰积累了大量的书画作品,她年年被评为老年大学优秀学员。她想建立一个书画室,老伴曹国钧大力支持,不到一个星期便在住房西边建了一个30平方米的书画室。姜汉兰心中大喜,她可以将作品展览出来,供村里老干部前来参观学习。走进书画室,映入眼帘的是姜汉兰书写的“岁月更新人不老,江山依旧景长春;九州瑞气迎春到,四海祥云降福来。”参观者看了拍手叫绝。

11月15日,在老伴曹国钧支持下,姜汉兰举办了一次书画展,邀请老年大学书画班代表来参观切磋,互相交流学习。学员们参观完书画后,有的在屋后河里钓鱼,还有人来到他俩播种的菜园,看到园子里一片绿色,各种蔬菜应有尽有。

曹国钧当好书画展的后勤,他上街买鱼买肉,杀鸡剖鱼,下厨房上勺烹任,烧了一桌丰盛的菜肴。中午邀请学员们用餐。宴席前,曹国钧致“祝酒词”:“尊敬的老年大学书画班学员们,欢迎你们光临寒舍,送宝上门,深感荣幸。今略备薄酒一杯,不成敬意。”大家全体起立,一起干杯。席间,相互敬酒,好不热闹。

真是“少年同窗黄昏美”。